

2011年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获奖作品

他从东方来

He came from the East

姚蜀平 著



历史是容易被忘却的，更容易被歪曲。有人说：“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写此书是为了表达对几十万名华工的一种敬意和纪念，也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怀念他们和尊敬他们。

——姚蜀平

2011年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获奖作品

他从东方来

He came from the East

姚蜀平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从东方来/姚蜀平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55-1006-4

I. ①他… II. ①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6095号

他从东方来

作 者 姚蜀平
责任编辑 柯 湘
文字编辑 彭洪清
开 本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06-4
定 价 4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 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577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自序

书写一战华工是我多年的愿望；起因和过程说来话长。

二〇一一年春天，台湾文友黄海先生传递我一个信息——台湾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会是年举办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征文。当我看到征文类别包含历史小说，马上想起在我心中酝酿了三十年的一个题材——一战华工。

早在一九八〇年，中国刚刚开启对外开放的大门。我在北京友谊宾馆偶遇一位英籍华人，她说起她和朋友前两年到巴黎旅游，在一个偏僻的小巷，看见了一家不起眼的中国小餐馆；今天法国有八千多家中餐馆，可是七十年代，中餐馆在法国并不多见。他们进去每人点了一碗汤面，餐馆老板亲手为他们做好端上。那位垂垂老矣的餐馆老板站在一旁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吃面，颤悠悠地问道：“你们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现在是，是哪个皇帝啊——”这些人吃不下面了，他们问老人什么时候来的，老人回答：“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华工来的，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些人全吃不下面了，他们都流泪了。我每次对人说起此事，都会感到喉头哽咽。多少年来，一个孤独老人的形象总在我脑海浮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年轻的他出来当苦力，五十多年了，没有回过家，没有再踏上国门；年迈的他在法国小巷里孤独地经营一家小餐馆，每天遥望着东方，想知道中国现在是谁当皇帝——他就是一战华工。

自此我开始关注这个鲜为人知的群体。

正是那个时候，我从物理学专业转向物理学史，同时涉足中国

留学运动史、现代化等问题。一九八〇年我买了一套刚出版的三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其中第一册第二卷有一节“战时华工与赴法勤工俭学”，总共四十七页。那是我最初获得的有关一战华工知识。同在那时，我从《韬奋文集》中，看到一篇题为“在法的青田人”的游记。该文是邹韬奋先生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写于巴黎。文章述说他在巴黎街头，碰到中国面孔的人在卖石雕。和他们攀谈后得知这些人来自浙江青田，让他震惊的是，他们竟然是靠着自己的双足，从中国，横穿西伯利亚，最后走到了欧洲，走到了法国，在巴黎街头贩卖他们从家乡带来的手雕石刻。这个景象和法国中餐馆老板问“现在是哪个当皇帝”纠葛在一起，在我脑海中盘旋了三十年之久。

一九八二至八四年，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我有机会查阅了更多资料，我知道了，巴黎北部约一百五十公里的诺埃尔市郊，有一座华工墓园，那里静卧着八百多个华工。我同时查阅了青田县志以及书籍杂志上的相关文章。一九八四年八月我回到中国，当年十一月我借出差之机，绕道专访了青田县，拜访了年轻时曾经到过欧洲的青田人和他们的后代。我听到的故事比我从书报中看到的更为感和难以令人置信。至此，我把这两个事件在心中默默地交织在一起。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写过名为《他从东方来》的电影剧本，四万字的剧本内容单薄，远不足以表达我心中要述说的，故稿子一直压在书柜底层。直到二〇一一年，我终于有了机会，借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征文之际，把这个存在心底多年的故事，和那个不该遗忘却几乎被忘却的群体和历史，用长篇小说形式奉献了出来，它就是长篇小说《他从东方来》的原始稿。有幸该文获得了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历史小说的佳作奖（该年历史小说唯一获奖作品）。由于征文时间和字数限制（征文要求十二至十四万字，我的应征文为十三万字），该作品仍然未能道尽我的构想和心意，也远不为我满意，故始终没有出版。

自从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被中国人誉为“光棍节”，此后每年到那一天，全国各地都要举办各种相亲会，去年那一天更是发展成

为“购物节”，增添了喜庆气氛。殊不知同样是这一天，西方许多国家把它定为“停战日”，以纪念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签订停战协议。为了纪念一战中战亡的将士，世界人民把那一天定为“停战纪念日”；美国把它定为“退伍军人纪念日”，年年纪念。遗憾的是我们在那一天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想起，一个世纪前，我们曾经有过几十万同胞在一战烽火中卖力卖命，他们中有数万无名无姓的人，长眠在异国他乡。

如今说起一战华工，还是有人知晓，不过他们多数只知道西线华工，即英法两国招募的十四万华工；很少有人知道和探讨东线华工——可是实际上，他们三倍于西线华工，那是俄国人招募的，前后大约有四十至五十万中国人，走进那个冰天雪地的国家为他们卖力卖命。人们都知道横贯美国和加拿大的铁路是华工修筑的，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号称“世纪大铁路”的西伯利亚铁路也是华工修筑的！我以东线和西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做背景；用一对孪生兄弟作为主人公构筑了这部长篇小说《他从东方来》。这对来自浙江青田的兄弟，前往山东威海卫应征英国招募华工，途中因故失散，弟弟天亮进了英军营，到法国一战西线做了十四万华工之一员（实际西线华工人数达二十万之众）；哥哥天青阴错阳差地到了俄国当上华工，后来还被卷入十月革命和内战。兄弟二人历经千难万险，战后他们始终没有回国，终其一生都在苦苦寻找对方下落而不知所终。这次出版的是在原来征文基础上，经过大量补充和修改后的版本，比当初应征文要长近一倍，内容也从一战扩展到二战及西班牙内战。在增补过程中，我翻阅了大量美国出版的一战相关资料，包括十多本一战图片和照片集。让人心酸的是，在那几千上万张照片中，我只找到一张关于华工的，那是战后华工公墓的一张照片。我们自己都不记得这个群体，又如何要求外国人去纪念他们呢？！

历史是容易被忘却的，更容易被歪曲。想想这些年，有多少人写留法勤工俭学，他们只有一千七百多人；又有几个人在写一战华工，可是他们近七十万。难怪有人说：“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

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也许我们应该尽力去做一些并不时髦但仍有意义的事。值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纪念之际，我写此书是为了表达对几十万名华工的一种敬意和纪念，他们用自己苦力、血肉和孤寂的魂灵，争来了祖国的一点振兴和进步；可是他们自己却几乎被国人和世人遗忘了。我也希望出版此书，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怀念他们和尊敬他们。

最后我想借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来作结束语：“人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一部书。”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三日

美国麻省北丛林



星云大师为姚蜀平颁发“首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

法国西北部，原野上一座孤独的小镇。

小镇路旁有一片住房，座座红色屋顶，白色外墙，给宁静的小镇增色不少。路上极少有行人；小路尽头，连接上一条土路，这里更少有人迹，显得荒凉而落寞。拐角处突然出现两只石狮子，那是在中国许多地方可以看到的那种张着大嘴，眼睛瞪得圆圆的石狮子，这里是何方圣地？会出现这般东方象征！走不了多远，一个写着《中国公墓》不起眼的牌子出现在眼前，它指向一条砂石铺就的土路。循着土路耐心地往前走，眼前出现一圈半人高的围墙；向里望去，只见一眼望不到头的石碑，原来这里是片墓地。两根方形石柱托着一个带石拱的屋檐，上面有两个大字“古月”，下面是铁栅栏门。墓园大门虚掩着，无人守护。

墓园里白色墓碑中间，突兀地立着一棵高大的松树。它孤独地挺立在那里，为成百上千座墓碑所环绕。所有的墓碑都是汉白玉做的，洁白而干净。墓碑上刻了字，第一行是中文，那是死者的名字、籍贯；第二行是英文名字，还有死者的生死年月。另外每个墓碑上还有编号！多是五位数，也有六位数的，它们是什么意思？

更有些墓碑上刻着“鞠躬尽瘁”、“百世流芳”、“勇往直前”或“虽死犹生”……

今天这里有点不寻常：铁栅栏门敞开着，沙石土路上有许多脚印，远处有一群人——几十个十一二岁的小学生，他们面对墓碑；后面站

着一群成年人，是他们的家长和老师。小学生稚气的面孔上，个个表情肃穆，神态庄重。其中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向前跨上一步，女孩有点颤抖；男孩昂起了头，清脆的童声传遍了寂静的墓地：

“这里躺着我的爷爷——”

后面众声和了上来：

“还有我爷爷的兄弟。”

男孩的声音又响起

“半个世纪前，

为了二十块卖身钱，

你告别了故乡土地，

踏上了远洋航船。

来到了从没听说过的欧罗巴。”

女孩的声音响起：

“为了那诱人的许诺，

为了能分一半工钱给爹娘，

你，没有半点犹豫，

没有半点猜疑，

伸出了右手手腕，

戴上了至死跟着你的编号印记。”

众人和声：

“那是六位数字啊，

那是爷爷和你的十多万兄弟，

你们中有多少人回到了故乡，

又有多少人倒在了这块土地！”

男孩声音响起：
“你来时可知
什么是欧罗巴？
哪里是法兰西？
它有多么遥远？
那里正在上演哪出戏？”

女孩声音响起：
“当你自己还带着枷锁，
却要去拯救世界兄弟，
你可知道，
等待你的是——”

众人和声响起：
“子弹嗖嗖，炮声隆隆，
还有那毒气和芥子气。
人类最血腥的杀戮，
正张开血盆大口，
等着你和你的兄弟……”

二

法国临近比利时边境地区，硝烟弥漫，炮声隆隆。

一九一四年七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踌躇满志的德意志帝国，东击俄国，西打法国，一场血腥的大战在欧洲拉开序幕。为了重新分配和争夺更多的利益，世界上八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七个，卷进了这场血战。唯一没有参战的美国正在隔岸观火，也不失时机地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挑起大战的德国采用的战略是“东守西

攻”，交战初期，德国主攻目标是法国。

德军司令部里，德军总参谋长毛奇毫不掩饰地声称：“我一生的工作，都是为了准备发动世界性的战争”，现在时机终于来了。他兴致勃勃地看着挂在墙上的法国地图，用红笔从德国西北部向法国东北部重重地画了一个粗箭头，箭头横扫法国北部三个国家——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

“参谋长先生，他们都是中立国！”司令部参谋提醒长官。

“不错！就是要从这些中立国进入法国，他们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里出现！”毛奇心中想的是征服，而不是道义；他信奉：“只要胜利，就师出有名！”

八月，这个战争狂人对自己下属说：“如果我们已经准备就绪，那么战争对我们来说，越快越好！”他集结了七个集团军，七十八个师的强大兵力，从法国东北部边境，踏过了几个与世无争的中立小国，只用了四天时间，就打进法国境内。对法国，这是场毫无准备之战，因为他们部署防御绝不在这个比邻中立国的地带。最初的交战就让法军伤亡了三十万人。看着德国所向披靡的攻势，不仅法国人，全世界的人都在担心——法国会很快落入德国手中吗？然后德国人会掉头攻打更不经一击的俄国，那么接着，他们真的会称霸世界吗？

巴黎居民接到市政府通告，要他们尽早撤离这座德国正垂涎三尺的城市。巴黎街头出现了奇特的景观——警察在拦截正在行驶的出租车！

警察命令车上吃惊不已的乘客：“先生，请下来，政府征用了全市的出租车。”

“为什么？”惊慌失措的乘客边下车、边发问。

“为什么？送士兵到危急的马恩河前线去，保卫我们的首都巴黎！”

所有乘客都乖乖地下了车，所有出租车都集结到新组建的第六军团。六百多辆雷诺出租车载着法国士兵奔向马恩河南畔，每辆出租车都跑了两个来回，六千多名第六集团军的士兵被送到了前线。这是为

什么巴黎人后来称出租车为“马恩河出租车”。有这样的人民，马恩河战役就不会按照德国人的构想“速战速决”，起码这次没有！六千多名乘出租车来到马恩河南岸的士兵，和第九集团军，还有原有的第四、第五集团军，一起部署在巴黎外围和马恩河以南。英国远征军也来了，英法联军一起和德国军队在马恩河两岸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最终德国失败，被迫撤退。可是双方伤亡惨重，英法伤亡了二十六万多人，而德国伤亡也达二十五万人。

毛奇总参谋长低头向德皇报告：“陛下，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三天后，他被德皇撤职；两年后，没有等到战争胜负分晓，这位战争狂人抑郁而亡。

就在欧洲那边战火燃遍大地的时候，地球的另一边，中国适逢结束了两千多年皇权统治的新时期，那同样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混沌时期。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到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国仿佛燃起了新生的曙光。遗憾的是革命军抵不过训练有素的北洋陆军，为了敦促北京紫禁城里清皇退位，和尽快让中国进入和平建设的社会，孙中山辞去总统职务，拱手让位给手握兵权的袁世凯。革命党人多年奋战的果实又一次落到了专制者手中；刚刚诞生的民主体制被独裁者篡夺。两年后，当一战战火在欧洲大地上燃烧时，远在东方的中国没有消停一刻，那里紧锣密鼓地内外忙碌——

大战刚刚打响的一九一四年，火热的八月，大总统袁世凯在总统府擦着头上汗水，对身边幕僚发问：“欧洲打起来了，我们怎么办？”眼睛在几个人脸上扫过。

总统的心腹梁士诒抢先开口：“大总统，对中国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总统专注地望着他，梁士诒知道这是进言的好时机：“这次德国面对许多发达国家，寡不敌众，必败无疑！我们何不趁机参战，一则可以收复德国租界地山东的主权；二则战后必有和会，那时我们作为战胜国一员，可以和他国平起平坐，这些年积下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和其他难题，也许可以一并解决！”

袁世凯拍着桌子上的文件道：“莫理循也赞成中国尽快参战，他罗列了十二条参战理由。”他把他的政治顾问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呈上的奏折推向前，“如果我们参战，起码可以停付德国的庚子赔款，还可以把山东拿回来。”大总统看到的是眼前利益。

可是中国人参战与否，还不能由总统说了算，贫弱的中国，那时一举一动都要看几个列强的脸色。袁世凯试探着亲自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建议：“中英联合向青岛的德国出兵，收复山东，你看如何？”朱尔典傲慢地一口回绝了。

袁世凯碰了一鼻子灰，心中不解，回来问幕僚，为什么？

刚从美国回来、一副绅士派头的顾维钧开口道：“德国在南中国海伏击了英国运输船队，英国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一个有海上战斗力的伙伴，那是日本，而不是我们中国。再者，英国决然不愿意看到参战后的中国，跟他们平等地出现在和会上。”

梁士诒接着说：“关键障碍还是日本。也许是日本反对，英国才会作此表态。日本是在觊觎山东，他想取而代之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日本和英国一样，决然不希望看到一个可以和他并列出现在世界上的中国。也许这更是我们应该参战的原因。”

三

中国政治精英纷纷关注欧洲战事发展。蔡元培早在一九一二年就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前往法国和李石曾、吴玉章等人一起成立“勤工俭学会”，最早倡导“勤工俭学”。陈独秀在一战烽火刚刚点燃时，就在该年十一月十日的《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特别指出“战争起因在于德皇欲掌‘世界威权’的野心”。他提出中国参战的四大理由——改变中国民族性，提高国民觉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梁启超也提出：“这次大战，于中国乃是天赐良机。”日本是想借大战进而霸占中国领土；

而中国这些民间精英、社会名流却纷纷想借大战之机，改变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贫弱受欺，无主权、无国际地位的悲惨境地。可是面对英法和美国对中国参战都持反对态度，袁大总统也只有跌坐在太师椅上无奈哀叹：“我们现在凡事要听外国领事的。中国对此次欧洲发生的战争，看来只有取中立态度了。”众幕僚无奈地低头叹息。“中立”，那是一战初期中国的国策。

大战的第二年，一九一五年，日本胁迫中国签订了损害中国利益的“二十一条”，总统袁世凯被全国人民咒骂，自知将为历史留下话柄，他令外交总长、亲自签约的陆征祥前来商讨。他皱着双眉询问：“外交上有何补救方法？”

陆征祥，这个能说一口流利巴黎口音法语的清朝外交官，前后四次当上不同内阁的外交总长，毫不犹豫地对总统说：“唯有参战！此次大战结束，必将有一和会，在和会上，我们作为参战国，可以趁机提出诸项我们的问题，请各国修改。”袁世凯舒了一口气，总长的说法和他心中所想吻合。此时大总统对中国参战的决心，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前一年。他请来政治顾问澳大利亚人莫理循，讨论该怎样寻找借口参战。

莫里循心中明白，当时的障碍仍然是日本从中作梗。于是他建议：“如果几大国能够邀请中国出战，可否就会顺利些呢？”他们试了，可惜结果一样：日本要挟英、法和俄国，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可能倒向德国一边，中国又一次丧失了参战的机会。

可是梁士诒没有灰心，他费尽心机地想方设法，婉转地对总统说：“我们不能直接派兵参战，却也可以用其他方式介入这场战争。总统大人，德国此战必败无疑！”

“你说还有什么方式？说来我们真要参战，无船、无械又无饷，这也是列强看在眼里的。”袁世凯自知中国贫弱，参战难矣！另外他此时心里想的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他要修改约法，使自己能够做终身大总统，继而称帝！

梁士诒神秘地进言：“我们可以‘以工代兵’，派工兵啊！总统大

人，中国什么资源也没有人力资源来得丰富，我们可以出劳工。西方打起仗来，无论前线还是后方，都需要大批劳工，我们输出劳工根本不必花自己的钱，你刚才说的那些船只、军械与军饷，该是雇用方出！而且雇工是需付给劳工薪资的；这样我们既参战，又能解决国内就业问题。这些工人拿了工资，必然会汇回家乡，那可又是一大笔外汇呢。近年虽说也有留学生归国，可惜都是些书生，人数也有限得很。如果我们能够派出几十万工人到欧洲，他日归国，岂不是一批可用之材！想想看，几十万见识了欧洲文明的人回来，定会是总统推行新政，开发民智的助力啊！”梁士诒说得眉飞色舞。

袁世凯被他最信任的幕僚说动了，他想了片刻说道：“那——你就试试看吧。”

梁士诒首先想到的是他最熟悉的英国人朱尔典。他不仅是英国驻华公使，现在还是协约国驻京外交团首领。梁士诒兴冲冲地来到英国驻华公使馆，对朱尔典说：“我们可以向协约国派出三十万华工，另加十万步枪，由你们英国军官统一指挥。”

朱尔典听后不免大笑起来，他指着梁士诒说：“哈哈，梁先生，你不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像天方夜谭吗？中国人到前线去跟德国人交战？”他摇着头慢声说道，“我们英国人还打不过那些德国人呢，何况你们这些不会用洋枪洋炮的中国人！”

梁士诒没有气馁，他又转向法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在法国境内，法国为此付出已经太多了，他们早就感到缺少人力，缺少能干活儿的人！梁士诒接受和英国人谈判的教训，他不再提十万支步枪了，不谈打仗之事；只提劳工，“以工代兵”！

果真法国人听进去了，梁士诒的建议让他们非常高兴，其实他们早有此打算。法国陆军部已经派了一位退伍上校陶履德，打着开发农业的幌子来到北京。现在梁士诒提出“以工代兵”的设想，正中下怀。于是这位农业专家转眼又变回陶履德上校，还成立了陶履德招工团。梁士诒也建立了自己的相对运作公司——惠民公司。他对法国陆军部直接插手招工事宜十分谨慎。在法国公使馆里，梁士诒见到这位

来自巴黎的法国退伍上校军官，在中国政府批准的合同里，陶履德上校的身份依旧是农学技师。

梁士诒和上校握手时谨慎地说道：“陶履德博士，在我们中国，请允许我仍然称呼您陶履德博士，而不是陶履德上校；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中立国。我们的惠民公司是一家民办公司，将负责法国在华招工事宜，陶博士，您是法国的代表，我想您代表的是工厂，而非陆军部。”

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四日，双方签订了合同，不久五千多名工人由大沽口分三批登船赴法。首批华工抵达法国时，法国报纸登载了大幅照片：中国工人来到法国！

与此同时，聚在大战中心巴黎的一批中国学人，也盼到了把多年理想化为行动的时刻，他们绕过政府，利用地利之便，直接和法国政府接洽。

一九一六年春末，身在巴黎的李石曾、吴玉章和蔡元培，来到李石曾开办的豆腐工厂旁的一间教室，他们商讨筹备以教育为中心的“华法教育会”。蔡元培环顾这间教室：“吾辈民国元年就发起‘社会改良会’，期盼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专制，现在吾等都聚在此，正逢世界大战，也许是我们该做些实事的时候了。”

李石曾对蔡元培和吴玉章说道：“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借用西方文明改造中国，这家一九〇九年建立的豆腐工厂是一个实践。工人都来自我的家乡，他们白日工作，晚上学习中文法文，还有科学知识。这个模式完全可以推广到更大范围。”

蔡元培听了十分感慨地说：“现在大战已经进行到第三个年头，看来这场战争残酷又持久，不会很快结束。我们该配合做更多事情啊！”

李石曾点头道：“法国友人皮乃欧他们已经同意先成立‘华法教育会’。由你们二位出任会长。正如你所说，教育会不只是有理想和计划，我们还要见诸实行。目前看来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国内招募华工；二是在此正式开办华工学校。”

吴玉章说：“我跟法国招工局商谈招募华工之事，他们说国内梁

士诒和陶履德博士计划大量招募华工，我看了他们的招募合同。华工待遇与法国工人有很大差距。”

蔡元培接过招工合同：“我们华法教育会和他们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招募的华工，待遇应与法国工人平等；我们还要让这些远赴法国的华工，在工余受到教育。”

“这点也和法国友人谈及。”李石曾说道：“我们要在他们的工余，提供中文、法文课程，还要讲卫生常识和法国风俗习惯等。我们提倡‘以工兼学’，大战结束后回到中国的华工，将是一批知晓文明，有实业知识，还能够改良社会的有生力量。”

四月他们就派李广安回国到西南招募华工，当年一共招募了五千名华工。

六月二十二日，“华法教育会”和华工学校正式在巴黎成立。华工学校不仅为在法华工上课，还力争从国内招收贫穷青年来法半工半读，为留法勤工俭学开了先河。

当中国国内外同时筹办招募赴法华工的时刻，英国还没有一点动静。可是很快他们就会醒悟了，因为一九一六年，德国的主力又回到了西线，西线不再无战事！

四

千百门大炮齐声轰鸣，千万发炮弹掠过荒凉的土地，爆炸的尘埃遮蔽了天空，震耳的声音响彻大地。

那是在法国西北部索姆河旁，那是一九一六年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此之前，世界上又有多少人知道法国的这条小河？自从那年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索姆河永远留在了史册！留在了世人惊悚的记忆里。

尽管主要战场在法国本土，但是德国人觊觎的是隔海的大英帝国，那个当时世界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二十世纪初，当“电力革命”